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續集卷四十二

明 楊士奇 撰

墓碣銘

族弟孟頤墓碣銘

吾楊氏當汴宋盛際自吉水徙西昌十三世至用霖府君以經學為鄉碩師配蕭兵亂偕冢婦劉死節見雲章子高兩劉先生之文仲子起予府君洪武辛亥舉進士授黃陂知縣有惠政民至於今思之配劉早寡守節建

文中旌表其門一子暢即孟頫也自幼端重秀穎數歲父口授之小學書一二過輒能成誦七歲習聲律儷語先生長者皆矜其不凡而父沒於官外祖劉天和先生教育之稍長進學於從外祖本泉子彥兩先生之門四書經傳熟復精思日有造詣前輩莫能難也為文章根據義理未嘗苟作於進學惟日不足惇行孝弟蹈履清素端慎恭儉而溫然純粹表裏一致人率以遠大望之時邑之後進晚學清質英發如孟頫者非獨楊氏未見

其比環邑百里之外蓋未有也使假之年何古人不可
至哉蓋年二十有三而卒其卒以洪武辛未六月二十
二日嗚呼惜哉先儒有言氣之清者不長非孟頫歟其
亦吾宗之不幸乎吾於孟頫族兄弟少相好也其卒也
吾思念悼惜之未嘗忘又念今而後罔有知孟頫者矣
遂大畧為銘其墓將使其子孫刻之其子三人長輝舉
鄉貢宣城縣學訓導次律次衡孫九人鏞鈞鏐鑑銘曰
驚於學未極其至今於德未效諸試生之無意乎何其

才之莫與等生之有意乎何其年之弗永雲五采而倏
過芝三秀而易朽顏何為短跖何為壽孰其司之嗟乎
孟頫我曷銘之匪宗之悲

故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張君墓碣銘

右春坊右庶子華亭沈君絜致其邑人張紹之意求銘
乃父員外君墓上之碣且致員外君治命蓋永樂中員
外仕京師嘗於余往還故不獲辭乃按前福建布政司
叅政任君勉所述事狀叙而銘之叙曰張氏出宋宰相

商英之後徙杭至隱庵居士又徙松江生南山處士南山生碧雲處士碧雲生叔芳號雲岩處士皆不仕雲岩娶吳氏生員外君諱昕字賓暘嘗名其軒居曰林岫鄉里以林岫號之其仕也以字行員外君生有令質穎悟異常兒六歲入小學聞旁誦周興嗣千文禍因惡積二語即知善之當務惡之當去進退恭遜如成人孫大雅王叔明一見異之曰此兒將來令器也其從先生授書遇解析要義必默識之退復味玩意會乃已侍長者言

論敬聽不敢忽十二三幹父之蠱咸如父志時家以稅
長萬石區凡奉公治私悉委之靡有遺闕十四姑之夫
林鶴湖及人構訟誣辭連父代父白其情遂直鄉譽勃
起洪武乙丑職吏得罪者率無寓賊富家有司徵富家
贓且罰輸作父在誣中既內賊當詣京輸作即代父行
而訴於朝遂免輸作戊辰應稅戶人才舉授殿廷儀禮
司序班敬慎職務無幾陳親老乞歸養從之歸作眉壽
堂以奉親又作歸耕之軒自適而家仍長區稅為畫以

授其弟姪井井有條理公家百需悉出已帑不煩庶氓
徵內必時不先期以病下不後期以召責嘗夏潦里稅
無出悉代之出又度高平地多作廬舍處里貧者其中
予資為本教之貿遷雖水災而人免餓死公私賴焉永
樂初戶部尚書夏公奉命治水松江舉員外君自輔松
舊江久塞衆議疏之員外君言此用力多而見效難不
若疏范家浦用力寡而得效易夏公從之至於今郡蒙
其利丁酉有以名聞者朝廷遣中使召至入見武英殿

奏對稱旨命光祿賜食用為戶部主事授承直郎躬勤不懈西域大寶法王來朝承命迎於道還奏上嘉其奉使知禮蘇松嘉湖杭常六郡旱潦洊臻先遣通政趙君任董治農務民苦煩苛仁宗皇帝監國奉命徃副之至已七月中猶晝夜役民車水不已員外君言農事不及已徒勞無益即日散遣民皆感悅及冬當行視田之高下預為蓄洩之備歲餘召還陞本部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在戶部一以養民為心深為尚書夏公所重恒自念

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為主事即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
公廩饋遺一無所取歷事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
帝始終一心員外郎九載當陞以疾言於天官遂奏俾
致事既歸益以賑貧恤匱為務鄉之寒餒者率資其衣
食不能喪者皆資之有餘貸為商賈者皆予之而不取
息久貸不能償歸其券不取以緡計者動數萬間歲旱
輒齋戒詣寺觀請禱得雨或民無種穀給之恐後其居
官居家蓋未嘗一日忘濟人也旦暮以善道飭勵其家

人待臧獲如子長輒為之婚嫁閨門秩然作義塾延師
教其家及鄉人之子弟樂聞善言日與賢士大夫游座
上衣冠常滿襟度蕭散兼究空玄之旨釋老之徒亦往
來無間善奕嘗在上前與待詔者奕待詔下之退而自
嘆非當以是事君也宣德八年十二月廿六日卒於家
春秋六十有幾娶王氏無子初以外兄弟之子為後者
曰繼曰嗣晚命從弟之子為後即紹也葬邑之某鄉某
原墓員外君所豫築云銘曰

遡張之先厥有顯聞轉杭暨松養恬丘園履善蹈仁後
昌以蕃迨賓賜甫孝德夙著中以召來游班朝署曰慎
曰恭靡懈晨莫惟國之經篤在養民惟臣之良養民時
循惟賓賜甫克脩于臣惟賓賜甫仕不受祿惟大司徒
曰時賢屬贊治有裨奉使無辱蹈高謝榮不俟年至濟
利攸存顯隱弗貳表銘其藏用式有位

族弟復環墓碣銘

復環名復楊氏十六世祖允素宋盛際自吉水徙西昌

傳七世至尚真二子長德明七子其七梅卿淳熙貢士
又三世至號益齋舉漕貢授登仕郎二子仲號菊泉菊
泉二子伯尚友尚友三子仲景雲為族父文可後娶程
氏里儒者明德之子生二子長復環也溫純靖莊事父
母孝謹與弟延相篤愛敬有姊內贅婿同居爨十餘年
敬事之如兄復環始從學外家長而自力晝誦夜唯不
少懈治周易有聘為學官者以親老辭教授里中從之
者衆能盡心訓誘後有以科第升者為人辨於義利安

澹素與人交悃款謙和蓋吾宗之良也永樂己丑八月
念二日卒享年三十有九葬邑南三里所娶陳氏生男
子二渙浩孫男二恩愈女一復環卒時家甚貧渙纔數
歲浩父卒後三月始生陳誓守節育孤今將三十年二
子皆克樹立而渙知好學今來北京求銘父墓復環吾
族弟也吾嘗重同宗弟之良者孟頫復環仲岡三人吾
被召時孟頫仲岡皆已卒獨復環在吾官京師不十年
復環亦卒每為吾宗悼惜之今吾七十餘矣雖衰病忍

不銘賢弟哉銘曰

厥稟之純厥履之惇弗永以騫庶將以遺於來昆乎

故奉議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陳君墓碣銘

嗚呼吾邑陳公延世何可多得也自其童冠時吾已期之遠且大永樂初京師下第而歸也余為文勵之且舉公延以勵楊陳及鄉人之子及公延取科第擢贊藩憲於是人皆期之遠且大也蓋於其立身之艱勵志之確有以觀之矣公延吾外兄陳仲述之子仲述在憲臺子

年廉介之操平恕之政焯著一時其卒也無一縷之畜
以庇其後仲述子男惟公延一人父喪裁數歲母子依
其叔歲餘母卒公延栖跼踖困頓有人所不堪者然
日益究知其父之行即有志紹續從其外兄梁用之兄
弟學蚤莫不懈始克葬其父登永樂九年進士第歷事
都察院明年擢廣西按察司僉事授奉議大夫到任一
蹈其父之行而每事持大體戒苛細務寬厚於所按臨
咨民瘼飭學教禮賢德識者多其有前輩君子之風時

憲司闕正貳張僉事者署司事張洪武中為御史實仲
述同寮公延以父執敬事之張亦為之盡心憲司循故
事分官巡視屯田稽刷卷籍當公延及僉事劉長吾行
張私語公延巡屯可行公延請其故曰刷卷每郡非一
月淹不了瘴鄉何可久淹也巡屯少頃即過矣公延謝
曰丈人見賜甚厚不敢忘然賞與長吾同郡交又同受
命來不應異心賞初未有知即不敢違丈人既知賞敢
自取便利死生有命賞請任刷卷遂行張雖慚悔出言

然中心實重公延公延至梧州半月得疾求醫藥不獲
數日卒永樂十一年某月某日也明日長吾巡叱至梧
為治喪斂歸其櫬張僉事迎櫬哭之慟已而私嘆曰公
延終得長吾力殆天以報之乎他日張至京師道其事
且揚言於衆曰甚哉陳公延古心古道之肖其父也公
延名賞卒時年三十有六在官僅三月其曾大父元潮
州路儒學教授以道吾家曾大父子壻大父有慶博學
擅文章父仲述洪武乙丑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母曾

氏鷗江先生懷可孫公延娶蔡氏永州府學教授孟愷之子子男一异女一嫁楊靜安孫男二儼傑公延每思念父母輒悲咽事其叔父母如父母處其從兄弟盡敬愛慎交處於姻戚朋友緩急必赴於利未嘗苟取然能捐已以周人其卒也貧如其父初其父與叔同有先廬遺址頗裕父死叔之子益衆公延不能得公延之赴廣西也過家拜叔或導之曰盍自言於叔可少得也公延曰我無父又敢傷叔父意不言而去公延卒後數年部

使者至泰和聞其妻孥顛沛失所召詢其叔始得尋伺地苟棲息焉可以觀其遺後者矣公延治詩春秋為文簡當於辨議是非邪正必自出意見不肯依隨善施教其學者往往舉進士去蓋考其居家居官無一行不當於古人非用世之良者乎仕非不達矣而不久於位不究其施非可惜與彼有蒙垢履污無益有損於時而自少壯揚揚至白首者又何理歟抑皆出偶然歟則有秉德抱才將欲效於世者何所恃乎吾皆不得而詰也吾

仕兩京四十年今年始一至鄉里過公延家追憶其為人又徧求楊陳兩家與凡鄉人之子弟有能少艱卓立如公延者皆不見也益用增慨因述公延平生大畧為銘其墓銘曰

嗚呼廣右僉憲陳君之塋其源之激其履之貞其歸之寧跖長顏短噫余其銘

鮑處士墓碣銘

工科給事中鮑輝之父處士君既喪介中書舍人黃采

以翰林脩撰周旋所具處士君事狀求書墓上之石采
旋皆處士同郡能詳其行采又示其父少保公所嘗著
處士小傳表其清韻少保公余同官言有徵也按鮑之
先居景城宋曰純者元豐中仕為右諫議其後南徙臨
安人五世曰玄徙溫之平陽至諱裕生諱景景生諱德
善處士之曾祖祖考云母薛處士諱起字士高孝友出
於天性蚤喪父恒念不逮養語及輒悲篤於事母母年
幾九十有疾晝夜侍不去側躬扶掖治湯藥衾衣浣滌

皆自任不委侍婢母卒哀毀屢絕兄及嫂相繼卒撫姪如子姪尚在襁褓極力鞠育長則教訓之用底成立於教子尤篤不間其處與仕其為人耿介有守慎交際然喜獎進人善不善者諄諄化諭之人或慢之率閤畧不校雅好義舉賙窮恤患無靳貸不能酬者予之嘗長區里徭賦數出貲以代細民之不勝事者里有葉氏者死獨存一息族人利其資產而逐之處士力扶持之得全有避禍來依者館穀庇護之甚厚禍息辭去具白金為

謝固却之其人後遠出潛寓厚資於處士歲餘或傳其客死者其家憂懼失措處士召其子語曰若父行時寓資於我無知者果若不幸即歸汝居無何其人還益德之處士平居寡出一日以事經鄉之飛雲渡中流颶風作同載者恐甚處士叩首禱風遽止里嘗失火迫其居焚香頰伏籲反風火滅蓋其平素好善有誠云性澹泊雖富恒躬儉以率其家人晚厭城居喧雜去即方山之麓作別墅有鉅松七八株結廬其中日取古人書讀誦

自遠遂別號友松蓋少保公所為高其韻者翰苑諸賢亦有為之文及詩焉正統庚申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一配林氏子男三長輝宣德癸丑進士擢給事中能持身勤職次澄次森女二長適詹次適馮皆士族孫男七魁彰鳳顯麟麒耀女四處士之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矯矯貞松挺特勁直傲兀冰雪寒不改色長山深谷積歲歷年工師不知隱者盤旋嗟鮑處士庶靜澹約惟義

之行視松之確其操不貳其藏有墳春秋霜露振振雲
仍

故鄒蕪善甫墓碣銘

撫之安樂有君子曰鄒蕪善沒四十有七年矣墓未有
刻辭其子衡州知府良奉翰林檢討姜洪所述世出事
行以求於余余固辭老且病良求益堅而繼以泣則又
念良於今卓然循良吏不愧前史所稱其必有所本歟
遂按狀而書之鄒氏樂安故家其先號筠窓生溥泉溥

泉生思敬皆有隱德兼善之曾大考大考也妣熊兼
善諱達幼端重不喜狎數歲待賓客老長執弟子禮甚
謹如素習老長皆奇之孝友出於天性盡心奉養嗜學
強記博通而詩歌駸駸有老成語屬時元季兵難未靖
雖奔竄山谷手不釋卷同里清介士黃本立生子惟女
一擇所歸遂內兼善贅壻自是郡邑名士多與之游而
聲譽日起兼善於敬賢尚德尤惓惓每輟所有以助其
不給至於鄉里賑窮恤匱皆以為當然盖憫物之仁亦

出於性云長徭賦里中坐造賦籍誤被逮衆曰斯傭書者不謹曷白於公可免兼善曰彼窶故傭誤豈所願哉竟自承會以病卒於京洪武乙亥三月二十日也享年四十有八歸葬其邑八都青原坳配黃閑家訓有淑德克勤內助其子男三孟復仲斗季良永樂乙未進士歷知松谿邵武兩縣賢聲隱隱動八閩用大臣薦陞知府衡州所至民戴之如父母兼善可為有子矣女二長歸姜某某用子貴贈孺人次歸李伯旭孫男十三偶遇完

聚福會貴榮壯序松樵湘女十一曾孫男十六恭號寬
信天某敏華麟泰律衡安呂顯衍玄孫男二重端述狀
者姜氏女之子也銘曰

猗嗟鄒君有孝有仁應弗於身篤於後人惠愛被民有
烜厥聞衍於孫曾蟄蟄振振為善為徵來者其循

錢惟慶墓碣銘

正統六年十月六日吳淞處士錢君卒錢出吳越武肅
王之後初家於浙處士高祖宋將仕郎諱宥八元不仕

徙松之南梁隱焉曾祖諱端甫祖諱德玉考諱華仲皆
不仕母許氏二子伯存善仲處士也諱惟慶字汝明七
歲喪其考哀毀如成人母守節教養之處士事母及兄
甚謹部符賦民銅急遣使捕後期者存善與焉處士詣
使者言老母賴兄終養皋緩實我罪我當行存善曰我
主家事皋緩罪自我且弟老母愛子我當行兄弟爭行
至皆泣使者對之無不感泣驗籍竟以存善行處士送
之至姑蘇會宥兄弟偕還鄉人兩高其義母喪毀瘠

不勝名其事親之堂曰永思蓋哀慕終身云事兄老而愈厚兄卒哭泣如喪父兄無子以其子為之後篤子之訓積書資之且擇明師俾從之急人之急赴之不擇利害故居址為里橫人所敘訴有司不能復後橫者蹈危禍狼狽或導處士曰勢可復矣歎曰向以理訴不得今困之於厄又所不忍處士於處物一以誠未嘗或有機心顙顙謹禮度而明於智識決是非枉直豫計事成敗率當襟宇灑落作迎薰書樓日焚香鼓琴吟咏其中家

有無不計也春秋七十而卒元配湯繼趙子男四永遠
溥博遠即後其兄者溥正統四年進士授翰林檢討博
六年京畿解試第一人會父喪不行女一嫁趙祥孫男
四岡岷岐嶧女一溥聞赴縗經奉翰林侍讀陳詢所述
處士事狀求銘墓溥在翰林卓然有志蓋觀子可知其
父矧侍讀君子於述其父執德善之詳且明宜有銘也
銘曰

噫嘻兮錢君秉忱恂兮大倫孝於親兮友於舅靡雕琢

兮璞之惇恬愔在下兮申申佩蘭茝兮芳芬致瑞羽兮
五采文檠朝陽兮雲漢之騫羌遽返兮九原後麟麟兮
來華軒式之兮斯墳

贈都水主事洪君墓碣銘

贈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淳安洪君卒之十有
七年其子吏部侍郎璵泣拜請於余曰惟先考君之墓
至今未有刻文敢冒昧布其私懇璵嘗與余同翰林史
館中心重之故雖老且病不忍以辭遂按璵所述狀叙

曰洪東南世族晉金紫光祿大夫尚書門下侍郎曰紹
自丹陽徙新安子纂為始新令再徙淳安遂為淳安人
二十二世至嘉瑞宋紹興中劉璋榜進士官至朝請大
夫子雋慶元中曾從龍榜進士又四世至九齡咸淳中
迪功郎江陰僉判都水君五世祖也曾祖諱雷飛祖諱
丈銳考諱德元母江氏都水諱源字子泉號泉齋自幼
穎異知務學稍長郡庠選補弟子員即晝夜淬礪博涉
羣書治易經工文章見重於鄉老長以貢上太學日親

明師友文學益進踰年有旨選太學生優等者補郡縣學官都水得饒州安仁縣教諭陞辭賜衣二襲及鈔蓋特恩云其教學者必務實踐於解析經義必毫乃已旦暮坐講堂躬勤以率諸生學者日益見成效陞教滁州邵武福州三郡一如教安仁平居事母至孝母卒哀毀得祿不逮養父每祭必慟喪祭如禮不用浮屠老子法志意澹然無一毫榮利心家居教子外無他務初在安仁嘗過旁邑貴溪樂其山水之勝遂為歸老計命其子

營別業焉後屢改官輒留家居之既老致事歸貴溪以
卒宣德丁未三月己丑也享年六十有八葬貴溪仙源
鄉東岡之原蓋治命也以璵貴贈主事配許封太安人
子男五璵永樂辛丑進士北京刑曹主事改工部都水
司擢翰林侍講兼史官陞吏部右侍郎廉潔明公人莫
得干以私輿論翕歸亦本其有家訓云次珣次頊次珽
次琦皆先卒孫男四鳳翔某某女二曾孫男一銘曰
混混乎有振於其前也式祗嗣之奕奕乎有奮於其後

也式篤啓之嗟子泉甫全歸寧矣我銘其藏過者欽只
寧波府同知蕭伯齡墓碣銘

寧波府同知蕭伯齡既卒後十年其弟仲齡來京師以
國子助教歐陽賢所狀事行來求銘墓余與伯齡兄弟
皆從學海桑陳先生為同門義不可辭伯齡諱康泰自
童丱已英敏知學誦習不倦蘄然諸生中稍長益知自
勵從陳先生明六義之學下筆為文辭混混如源泉愈
出而愈不窮也邑大夫舉為邑學弟子員明年洪武丁

卯大比中鄉舉病不果上益務進其所未至時陳先生已沒更從蕭尚仁先生延致家塾旦夕請益志愈銳而力愈勤蕭先生亦傾竭底裏授之三年會試禮部下第為太學生奉命簡閱軍士於遼東還奏稱旨明年選授金華府儒學教授賜冠帶衣被楮幣鞞鞞前之為學官恩錫之厚未有踰於此者既至金華金華故文獻郡而學政久圯諸生不知檢束自勵伯齡蚤莫孜孜盡力開導誘掖不徐不亟振起而作新之其學者皆靡然悅從

數年出掇高科登臚仕者比比而是又繕治先聖廟及學舍因其舊而新之洪武己卯用薦者授寧波府同知未行以病卒於京師七月某日也享年三十有四妻王氏以其喪歸葬邑城西五里所南溪之原蕭氏世居泰和邑中父惟善母某氏子男二某某女二伯齡未卒先一歲謁告歸省與余過清平山中遇邑之鄙人許雲從許察人容貌氣色以預論其吉凶休咎或時中伯齡曰察我何如許曰先生官不止此或者壽弗稱乎既而私

與余曰行當見矣余雅未之信孰謂甫一歲而果然哉
嗚呼君才明決長於剴劇使之蒞民必能剔抉奸蠹以
達於政而民不病也然竟不及見諸設施以卒惜哉銘
曰

孰不為政有弗逮者才子不難於才庶幾宜施整高車
以行邁遽輪仆而轂摧嗟嗟乎其命之為耶

楊府君墓碣銘

楊氏自吉水徙西昌世篤文獻後析而居清溪者自先

待制以經術發身至國朝或擢科第或舉明經無以他
歧進者其職有大小而皆持端潔之行或仕而退家居
皆安貧樂道有以重鄉閭表後進漢史所紀楊氏累葉
載德其可謂不忝於前聞人者矣府君諱晦初字逸民
一字彥季為贈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復齋府君之
曾孫會可府君之孫星子縣學教諭安吾府君之子士
奇之三從伯父也治詩經元進士吳中鄒奕遽於詩洪
武初守贛邂逅府君而深推其學曰先生得聖人立教

之意宜用於時請更字蒞民舉送於朝授京倉副使滿
歲援例罷歸府君簡靜凝重意度閒遠以道自處凜然
冰霜之操隱顯如一日篤隣里宗族姻戚無間言焉導
子姪必志於學恒戒之曰毋齷齪苟混世俗為也儀矩
脩正望之儼然即之而雍容學者多樂從之經其教者
率底於成少嘗從學陳海桑先生終身嚴事先生如父
未嘗一比匪人喜尋佳山水意之所愜超然獨樂而忘
返焉家故富產業悉棄不顧為文章古雅善筆札晚得

痺疾年六十有幾卒其卒以洪武某年月日葬縣北山東馬尾山之原子岐先府君四年卒一孫玄嗚呼士習日下知德者鮮矣士奇竊懼先世所為可傳於後者將泯沒無聞謹述所知大槩勒銘墓道以勵我後人銘曰赫赫揚宗自我弘農沿漢涉唐愈遠而隆中遷江南爰徙廬陵爰止吉陽復止西昌秉德績文奕世克承爵位以振自我高曾官有崇卑進必於儒於進於退篤操不渝允矣府君厥履經義皦乎清白仕止一致淠淠泉源

湜湜其潔沿流於濑合汙而一涖我後人宜考於源宜
慎於流毋俾滑昏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鄒君墓碣銘

君諱德明字觀遠姓鄒氏世居吉萬安之灌源里久而
族益繁析處文溪歷數世至子貴生興可君之大父父
也皆以耕學自娛不志仕進興可尤好脩潔巍冠褒衣
襜褕然恒以善道訓誘為鄉黨所重稱長者君生未冠
遭元季兵亂與其兄奉父母奔竄山谷間無幾父母皆

沒哀毀不勝亂定始歸與兄謀以禮改葬其父母哭泣
悲慟如初喪歲時薦祭盡誠敬其教人亦必以孝為先
務平居躬穡事稍暇披覽載籍究義理廣知識謹禮守
約泊然自得教其子務學下至僮僕亦礪之於善行用
子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春秋八十有七而卒其卒以
永樂庚子十一月十六日其葬在易塘山先塋之次其
配胡氏西昌治陂名族封孺人先卒其子男三長世寧
次進洪武戊寅進士為中書舍人再陞澧州知州次世

舅女三所歸皆郭氏其孫男七女二曾孫男二女三余之初入翰林也進在中書相好甚篤後自澧州丁父憂服闋來京師遂以狀求余銘墓為之銘曰

明善力本以續厥世秉禮率義以啓厥嗣式卷以休弗炫康施壽耄以寧命復從貴歸全斯邱代百其祀

故蒲州稅務大使陳先生墓碣銘

洪武辛酉七月十五日蒲州稅務大使西昌陳先生沒於官既歸葬某鄉某原又二十六年為永樂四年其子

彥強自麻陽丞改崑山將行持其族兄孟潔所狀先生
行視余曰惟先人墓樹鬱然拱矣而銘文不具則是先
德終泯弗聞彥強曷名為子子出於陳也請一言以光
昭潛幽余幼不能識先生稍長蓋聞鄉之長老言先生
外氏巨擘也諱威字子重其先五代時有諱暉自金陵
徙泰和始為泰和人暉次子承逸舉進士邑人高其行
義請於朝以攝邑政承逸七世至褒徙邑之南岡詩書
之業愈久愈盛褒四世至燦先生曾祖也祖居錫父雲

從明經篤行學者稱玄間先生娶劉氏二子先生其季也自幼警敏有志操初入小學讀書已了大義十歲能賦詩驚其座人未冠屬元季盜起充斥先生父子兄弟扶老攜幼奔竄山谷間雖甚窮促稍憇息即賦詩更倡和為樂先生數告其兄曰即不幸遇賊不可脫兄當竭力保父母任其所難我以死嬰之任其易也而亦卒未嘗遇賊皇明奄有天下詔一切用經術士洪武癸丑先生以薦者授寧海州稅務大使或謂其才德宜使長民

使民有所利不宜使任征商先生曰征商不可利民哉
顧所存何如耳先是任征商寧海者務察察先生到官
一切剷去而行之以寬數月商旅爭欲出其市歲商稅
所入視先之察察增數倍未幾省檄攝寧海州事州多
積獄未決先生聽斷明敏數日而盡無不悅服已而新
知州至先生還理稅務州民有爭訟不平者猶走跪庭
下求直曰得一言即罷矣七年調山西蒲州稅務大使
居數月得疾忽語彥強曰吾明日其死矣然平生行已

庶幾可無愧人所貴在行已無愧耳彼自外來者吾何
與焉汝勉之翌日卒州守孫毅與其僚屬吏民咸來哭
弔治棺斂喪祭先生平生所行一求中禮處人以誠無
大小貴賤皆敬愛之居官八年臨沒無銖寸之蓄嗚呼
古有清白吏如先生者庶幾其人歟娶曾氏有淑德子
男一人即彥強官麻陽六年吏民信愛之可謂能繼述
者矣銘曰

繫陳之先自媯氏周恪肇封啓來裔治齊涉漢歷唐世

華聲茂實代有繼金陵南遷繇五季西昌慶源若川至
繩繩相承耀德義崇科重祿久弗替司征後興際隆治
任庠道行昭惠施幼壯暨沒罔攸愧永終藏斯名弗闕
式穀承之繫厥嗣

王均賢墓碣銘

均賢諱永武姓王氏王世居清江之淞湖宋末廸功郎
國子助教諱某均賢大父也父諱某均賢天資穎敏自
幼讀書過目輒能成誦然涉大義而已不屑屑為章句

學孝於親信於友為人閭畧有遠志嘗曰男子當行四方立功業奈何跼蹐鄉里與草木同腐哉於是道廣入閩涉吳越沂江漢由蜀之秦之晉以達於京師而游公卿之門有薦其材於執政以為中書省宣使奉詔使海外暹羅諸國暹羅王見使者禮不恭從容諭以大義遂頽伏受命使還至閩屬四方兵亂道梗不克復命遂留閩閩有平章汪三保者尤器重之已而聞其家在清江者悉殲於兵以女妻焉閩既歸附遂還鄉里踰年卒洪

武庚戌三月某日也春秋六十有一平生能傾貲為義
遇貧鬻子者予之直而歸其子行道得遺金求其主歸
之行義大率類此初娶熊氏生一男一女皆先卒繼汪
氏生一男惟衡累官今為兩淮鹽運司同知孫男三懋
達誨女二長適何次適張曾孫男七女六其葬於鄉何
家埠之原久矣至是惟衡以翰林編脩尹鳳岐所狀事
行來拜請銘為之銘曰

其志其才不與時偕六十年卒歸其全發潛有文來

世弗泯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任君墓碣銘

宣德十年制贈雲南道監察御史任敬敏之考為文林郎監察御史妣為孺人於是敬敏具事狀請銘其考之墓其考於家兄思貽先生有彌路之好余少時嘗往還不得辭任之先居吉水世邃於醫至和叔從文丞相勤王為兵馬司醫錄空坑之敗自興國入太和始家洞源又再徙邑中家於城北自是子孫襲醫而兼儒和叔生

華甫元太和州醫學錄華甫生漢吉漢吉生光顯光顯
生保冲敬敏之考也諱昭保冲其字幼有立志十餘歲
遭兵亂侍父母竄匿山谷父卒雖顛沛倉猝中治歛葬
必為經久計天下既定奉母歸而故廬悉燬矣蚤暮勞
瘁畚礫薙蕪以建居室躬勤儉約以殖生業謹先祀凡
先塋因兵難葬遠外者悉遷厝近鄉於事諸父及兄克
盡愛敬於族姻鄉閭之子弟一勵之於善與人交謙遜
而誠能濟匱乏平居喜誦老釋書恒勉其子學曰必明

經以發身吾少多故不及為汝曹不可廢見其子能成其志則每自足曰他不足計也其生元至正己丑六月十八日卒於永樂丙戌十二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八卒時其母尚無恙遺命其子善事祖母餘無他言其娶康氏里長者天得之女柔淑謹飭式勤內助先廿一年卒繼室蕭氏康二男三女男敬立為從兄保宜後泰和醫學訓科龍泉縣儒學訓導先卒敬敏永樂十六年進士授交趾古藤知縣又為監察御史彭學禮蕭允敬興

國州同知鄧時舉其女之壻也蕭三女劉邦泰何尚古
曾某其壻也孫男二能紹能矩女若干曾孫男某某敬
敏既奉合葬康孺人之墓山卯乙向辛酉銘曰
生有善行沒有榮命後嗣之興奕世其承

金孺人墓碣銘

行在吏部司務鄒亮喪其母孺人十有九年矣未有葬
銘間以其父某君之命奉事狀屬筆於余按狀孺人姓
金氏世居蘇之長洲父諱益母孫氏父母惟四女其季

孺人也諱守貞字靜正蚤喪父三姊皆已歸獨與母居
家素窶又無旁近親戚依庇母子剪製結縷自給孺人
天資明淑婉孌致孝其母間聞母語及父行輒感涕或
至廢食而女德日益有聞同郡鄒某為其子某求令配
遂聘焉既歸事舅姑盡婦道衣服飲食必躬造以進相
夫以德治家蚤作夜息不以寒暑少懈自執儉約安疏
糲惟寡母恒在念然未嘗敢一毫私遺舅姑察之歎曰
新婦事我如父母其母所乏我家柰何不有無相共遂

恒致助用安孺人之心孺人凡奉祭宴賓皆親致精潔
篤於教子視其子有立志輒心悅而益加勸勵夫誼誤
被逮時孺人已邁疾臨別遂增劇以卒卒之日舅姑慟
曰柰何喪孝婦母慟曰柰何喪孝女夫慟曰柰何喪賢
內助嗟乎若孺人者其賢矣哉其卒以永樂十八年十
月十三日享年三十有二子男二長亮舉文學才行授
司務次順中應天府鄉試入為國子生女一歸庶吉士
顧睢孫男一人幽孺人以卒之歲某月某日葬某鄉某

原銘曰

孝恭儉慈德多有命之弗長曷歸咎其將昌之在厥後
劉母太孺人張氏墓碣銘

前四川按察副使劉鼎貫之母太孺人既卒而葬矣墓
未有刻文以狀屬余劉氏故吉水文獻家其先析自吾
泰和故吾嘗表鼎貫父之墓今又欲銘其母而孝子之
志不容以老病辭按太孺人姓張氏張之先繇清河徙
吉永豐明德鄉之冷田里又繇冷田徙吉水永昌鄉之

漕評曾祖祥甫祖元先父賢初母劉氏太孺人諱月字
靜貞張氏世有德善太孺人自幼淑惠靜莊長益敬慎
勤女事既笄劉君率性高其德聘為繼室鼎貫父也逮
事姑姑治家嚴肅太孺人恭巽以聽而奉事盡誠姑甚
宜之訖終而孝不衰教育率性前室女子如已出長而
擇佳壻歸之處娣如謙而和待下寬厚閨門之內雍雍
秩秩蚤夜躬勤率下治織紵以助給公私之費率性以
教子為切要太孺人力相於內率性沒篤承厥志而加

嚴焉子男女亦皆敬奉父母之訓無敢怠遲太孺人孀居三十餘年謹禮度始終一致洪熙元年以鼎貫貴封太孺人宣德九年春秋八十康寧無恙大夫士作為詩若文壽之是歲五月二十八日卒正統元年十有二月某日葬其里高州之原子男四伯鼎貫舉進士為河南道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惇厚謹恪仲鼎實叔鼎峙季鼎重皆先卒女三長適王若旦次適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又次適曾傳昌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女各

一銘曰

壽為福之首德為福之基懿太孺人惟德之祇以壽全
歸銘哉允宜

故太宜人楊氏墓碣銘

正統六年二月朔行在刑部右侍郎豐城丁鉉之母沒
於家五月鉉始克聞訃將歸縗經詣余泣拜請志墓上
之石鉉為太常博士居南京於余鄰比常往來蓋嘗聞
其父母之善初朝廷用鉉貴封其父為太常博士母為

孺人及進鉉官父已沒贈虞衡員外郎而封其母太宜人父諱某其沒時鉉嘗求余銘墓余病不及為今其母沒誼不得辭太宜人諱觀楊氏楊豐城名族世有善德至諱某太宜人父也太宜人自幼有淑行精女事及笄

歸丁

闕

--	--	--	--	--	--	--	--

吳母胡氏墓碣銘

陝西布政司叅議南昌吳存之母

闕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陳理續集

三
西

許師善甫妻陳孺人墓碣銘

國子博士廬陵許子謨泣告其

閔

士奇曰

朋友之母猶母也何辭矧子之父之志乎其事何如遂

具狀泣拜而授之按孺人姓陳氏陳故廬陵安寧里名家父仲甄孺人諱妙秀生有令質自少已卓卓負志操安淡素父母愛之慎擇所歸時同里許氏以世德重於鄉遂歸為師善甫之配善甫務學守義孺人佐之善事舅姑靡或違元之將亡也舉家出走避兵亂於所朝夕脩養及沒而備葬祭靡或不盡舅姑沒已久而孝思不衰兵後家具田廬蕩然無存者孺人躬儉勤以率於內久而滋殖或復於舊凡家之公私百需皆孺人綜理師

善甫不勞焉諸子男女朝夕訓切以為人之道男初嚮學則曰人所以克善其身昌大其世者皆由於此奉師必隆於禮曰吾之子所由以善也子謨登第得官歸省鄉黨矜豔為榮孺人顧其子曰士能守法不辱可以為榮也他日又以使命過家家人探其裝蕭然以為孺人賀又顧其子曰此事所當然者然宦成君子尤致謹也他所為成其子之善類此於處長少戚疏皆得其宜永樂甲申十月六日以疾卒距其生至順戊寅凡六十有

七年子男五子謨楊顥樂梁子謨洪武丁丑進士行人
司行人國子博士有淳篤之行楊樂早卒梁繼室羅氏
出也女一嫁趙思賢孫男九女一墓在某鄉列陂之原
考孺人歸許氏其行始終如此宜乎所為圖不朽也撮
以為銘銘曰

士之良相之以賢婦子之材本之於賢母孝德之行百
行之紀子孫孫子綿綿垂祉

給事中鄭君妻孺人王氏墓碣銘

封吏科給事中舒城鄭君以文命其子泰賡翰林侍講
邢寬所狀其配王孺人事行求著葬銘泰余考禮部會
試時選奏應廷對貢士官近侍有年端直而溫厚上嘉
之陞吏科都給事中朝之士大夫皆賢之非其本之於
家者歟故不辭銘按狀王與鄭同邑勝國時皆有仕者
廬州路儒學提舉榮卿孺人曾祖也祖某父應隆豁達
博通儒學下至醫卜種藝之說皆究知隱居教授鄉里
重其德行孺人諱某幼習聞父訓其二兄勤學旦夕相

講論孺人又日薰漸其說故於孝經論語皆能成誦而涉知其大義鄭故儒家曰伯仁蕪熟孫吳兵法仕元長千軍與應隆交厚知應隆之有令女也求為其子之配即以文也孺人歸鄭氏事舅姑誠於婦道躬治飲食必精衣服必潔而後進相夫內脩家政條理井井訓飭諸子力學務善日篤不倦孺人天資淑惠樂澹素服用屏去華靡雖布帛而鮮潔有常下人化之皆不敢以垢弊侍左右族姻儀之宣德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以疾卒生

於洪武元年正月十九日春秋六十男女各三長男即
泰登永樂十九年進士第擢給事中再陞至今官次觀
次升女之壻王准余數徐禎孫男三時明昕女七泰官
近侍蒙恩封父吏科給事中母孺人固本於家訓之厚
亦其父母為善積慶之徵也孺人之葬在邑東五里所
之溝原從先兆也銘曰

凡物有本本厚發榮凡民之榮原厥所生鄭有賢父亦
有令母厥嗣挺英恭侍帝所帝錫龍章昭示褒嘉嗟嗟

令母奄逝則那其藏有墳既深既固子孫振振式繁厥祚

第二女瘞銘

資稟豐潔又秀慧父楊母嚴篤鍾愛生年丙戌迄丁亥
孟冬仲夏踰半歲忽然夭死孰所致世家廬陵澄江溪
旅生於是復於是厥父士奇為之志永樂五年五月初
九日



東里續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四十三

詳校官檢討

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范鏊

謄錄監生

臣王增賢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續集卷四十三

明 楊士奇 撰

傳

止齋先生傳

止齋先生名泰字仲亨姓陳氏陳五季之亂由金陵徙
泰和至今四百餘年之間貴顯相望而以科第進者不
可勝數先生獨持行義謹謹在鄉里以止齋自名方其
幼孤遭亂貧窶無親戚之助獨與兄仲述盡力養母而

究知上世皆業詩書惕然曰是可以不繼乎兄弟治家
事少閒輒挾冊往從鄉先生劉尚書崧弱冠出教童蒙
資日給而益力於學兄弟自為師友當是時兵亂初定
里故家少年失業無聊皆誦身趨他道朝往而夕富洪
忍睢盱自得也先生之兄弟獨曰貧吾之分也會有詔
興學校縣大夫舉仲述充博士弟子員先生留供養綜
理其家凡外內長幼寒暑旦暮之需未嘗乏也仲述已
舉進士為御史十餘年有賢名人敬慕之當是時有得

一官於朝者其父兄子弟藉聲勢偃蹇跣跣於鄉黨無
尊卑之義或干謁長吏累累不厭甚者張氣馘恣睢持
訐上下長短莫敢誰何者先生出入閭巷恂恂謙恭進
退以禮非公事足跡未嘗及縣門下縣令丞如不知有
陳御史家者劉尚書卒一子又卒獨有遺腹孫先生曰
吾可以忽忘劉先生乎許妻以女今年幾七十矣日益
衰疾有四男子長者仕為教官次者亦為里塾師家日
益饒裕可以自佚然猶朝暮坐函丈授徒不倦或以為

言者則應之曰是豈為利哉顧吾先人之所業且吾少壯時所資奈何老而遂棄之也平居事母盡敬愛母樂之母沒卜日將葬矣霖雨旬浹弗止葬之日遂霽既葬雨如故人以為誠孝之應嘗省仲述京師適仲述坐累下獄先生上疏白仲述無罪竟得釋或曰先生儒世家也固所由者儒行也曰彼不為先生者固儒世家固逢掖其衣仁義其言也而夷考其行市行焉然市將無儒之行乎何與其世哉

贊曰先生余祖姑之孫而弟視予少相好也其從子
賞今得官廣西按察僉事告余曰賞幸便道過家省
季父然貧無以為季父壽曷如畀之文使歸為壽也
又曰賞幼喪父母非季父無今日賞奈何不念所自
乎余曰此賞之志也然先生之行可以敦薄而廉貪
者賞蓋生晚不能具知也述其槩将使先生之後世
敬承之皆為儒之行而不為市以是為先生壽不亦
可乎不亦宜乎

陳仲完傳

陳仲完名完以字行陳故福州長樂儒家其先嘗顯於宋其高曾皆仕祖宗舉父均大始隱居教授仲完自少勤問學攻經術其孝友敦於家信義行於鄉黨朋友洪武甲子應進士舉時科舉罷十餘年始復仲完及其從子湜洵皆中鄉試鄉人榮之會仲完父喪不果上服闋延平府學聘訓導即以興學自任從容誨誘盡心而弗懈經其教者率有成改寧國府學永樂初詔百司舉賢

材翰林修撰王褒舉仲完學行徵至以為翰林編修明年詔簡東宮官擢左春坊左贊善仍兼編修奉命修永樂大典書成奉儲君命受皇孫經啟迪尤多仲完儀表魁偉溫厚簡重恂恂澹然不見圭角而持身恭慎確乎不可奪羣居言論如不出口至討論古今折衷是非據理直發語簡而當聞者皆服其贊輔儲君必以正言嘗問其所長對曰臣無所長惟自少粗聞孔孟所以為訓者不敢違也其於職任惟所當為未嘗苟有畏避意儲

君甚重之嘗曰春坊淳實端靜如陳仲完蓋鮮矣為文章達而不浮所著有迂橐若干卷藏於家永樂二十年卒於官年六十四一子冷鳴呼世之重士也論賢而任官命之祿而授之事固有望乎其裨益也士亦難遇也矣其或趨得者他道以求悅畏事者巧避以自賢夫枉道不足言而猥焉惟一己之私計者世亦何取乎士也仲完居官必由其道不私其身可謂正直特立者也國家用唐虞考績之法以勸士凡仕歷九載有善稱者得

進其官仲完一官二十年遂終其身士固考其所存所施者如何也

王九成傳

王韶字九成吉安泰和人世儒家韶自幼孝於親年十三隨父出遇盜盜執其父將殺之韶冒刃抱父號泣曰寧殺我丐免我父聲哀切盜不忍舍其父去韶父有讎家欲殺之久不克遇韶於野將殺之以快意或曰是嘗脫父於盜者柰何惡其父輒殺孝子讎家舍韶去父嘗

坐累繫獄而病韶在左右侍藥食旬餘不懈韶年益壯
後值母陳病再歲不瘳韶屢焚香禱北辰丐以身代冬
夜母思魚羹韶解衣赴沼取魚具羹以進母食之良愈
歲餘母復病更三歲弗瘳韶躬侍未嘗去側煮藥必親
任之嘗火焚韶鬚母曰顧豈無餘人耶韶曰煮藥有方
餘人不解也益勤不變或言天嶽山神禱輒應時冰雪
寒泣韶徒跣走百里禱焉既歸得疾遽急母強起執韶
手韶曰兒孤大人生育大恩至今于此命也願割愛善

自保言訖而卒縉紳大夫聞韶死皆曰此孝子也為詩
文哀之韶好學能文尤工五言詩縣嘗舉韶孝廉以親
老辭韶死時年四十三贊曰

仲尼有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故慈與孝非有假於外
也自先王之教不明世之人汨失其性於是平居修
奉養之事謹恭順之節者則以為卓行觀韶當崎嶇
困阨危急之際知有親不知有其身斯其平居之行
可見已謂之曰孝不亦宜乎

周子旭傳

周子旭名昇吉水桑園里人桑園周氏世業儒以忠厚聞於鄉子旭為人軒偉豁達孝友出於天性生七八歲親有疾日夜侍藥食左右不去親沒哀毀不能勝與弟子益相友愛甚厚其家嘗坐事兄弟爭就獄子旭曰我主家事此我之責子益曰兄先人冢嫡且家之長即萬一有不幸宗祀孰主周氏之外內老穉曷所恃賴弟有無不係家重輕弟當往子旭曰汝未有子息雖今毅然

自任以義即或有不幸奈身後何此自我責我往矣我
往即汝主家事毋多言毋多言子益知兄竟不可回即
默不言徑詣獄服辜謫戍遼東卒於路子旭聞之哭之
慟曰使弟至於此實我也遂以仲子孟簡為之後後五
年子旭亦卒孟簡永樂二年舉明經賜進士及第授翰
林院編修人以為善德之應云贊曰

世稱吉忠節之鄉其人為臣而忠於君為子而孝於
親以至夫婦兄弟外內尊卑之間克盡其道列諸國

史載諸郡志見於名賢之所紀錄不可勝計此其所
由來者遠矣然孝友忠義行於平居無事之時者難
見可見者往往出於倉卒顛沛之際故周子旭兄弟
之義人稱之無間言焉夫子旭兄弟如此視漢之孔
褒唐之陸南金豈有優劣哉董子莊稱子旭他行尚
多余以為孝弟人道大端也是以特錄之

雪崖先生傳

雪崖先生臨江新淦人姓金氏諱固字守正雪崖其號

也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出就
外傳日誦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課詩援
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已屹然有巨志刻厲
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常潛置火密室夜深
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既冠兼通書詩春秋及司
馬子長班孟堅之書遂究心於易是時安成劉雲章吉
水夏道存兩先生皆以治易為學者所宗先生往質所
業兩先生皆忘年與之交蓋其為學自四書五經及子

史諸家無不博通精究有所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由是所自得多矣至於天文地志律歷器物數度之詳亦無不用心焉雖祈寒盛暑及兵亂竄避山谷艱危困阨之際手未嘗釋卷名其藏修之居曰正心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而忘學也其學以孔氏為宗漢以下則曰周程張朱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聘為學訓導先生嘗慨師道不振學者日趨於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約束諸生而身率先之於道德性命之旨正

心誠意之方為之開論反覆詳明而常戒以敦本務實
學正學為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為利祿計至評論古今
人才賢否亦必以此諸生翕然嚮服退而相率遵承先
生之教不可以違有過更相責善惟恐先生之聞之也
先生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為主動循
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賓客不兼味非其義一介
不取而輟已以調族姻振匱乏者常如不及介然特立
同郡名德宿儒惟梁孟敬劉仲修胡行簡張美和聶器

之相與為莫逆交洪武己巳五月留郡庠顧次子行曰
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先生止之曰
命矣時長子幼孜從學二百里外獨行侍側先生手書
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
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翊日自題其神主付諸生使授幼
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卒春秋五十有七所著
詩文有湄湘橐若干卷藏於家幼孜舉進士累官至翰
林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永樂十年先生用子貴詔贈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云贊曰

余與幼孜同官嘗讀先生之遺文淳厚古雅藹然有德者之言又讀張美和叙列先生行事一本道德仁義之意余未嘗不徘徊向慕有高山仰止之心焉至其門人學者余往往遇之能道其師之教而考其持身蒞政皆足以發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惜乎先生之教僅施於一郡而已也乃若其屬纊之際明於幾先從容綽然非篤學所至哉士苟用志於內以致夫

誠明靜一之功則自然必至之理矣其待以他求乎

南耕先生傳

南耕先生者姓許氏諱洪字彥章吉水人世業儒伯父
中孚通伏氏書南耕傳其家學有孝行兵亂父母逃避
山谷中採拾以備養未嘗乏也母病躬侍湯藥不解帶
者二旬病劇籲北辰請以身代親沒居喪盡禮事其兄
彥良極友愛平居飲食衣服必先兄兄老出入起居必
躬扶持之洪武三年舉明經授橫海衛知事調英武衛

兩衛皆在京師號繁劇凡簿書調發出納勾檢會計之
務皆知事所治南耕從容未嘗動聲色而集事嘗為諸
衛先安慶侯仇成時為橫海指揮特敬禮之陞浙江行
省檢校省務益繁而官不備滯牒山積南耕兼署六司
居數日裁決悉盡朝廷遣使督事省中省中寮屬悉趨
謁南耕以事後至使者怒臨以威南耕不為動徐為片
言復之使者愧服降階執手謝曰吾過矣吾過矣紹興
倉奸弊久滋甚省檄南耕曰此非公不治衆亦謂南耕

非根究而深誅之不足懲也南耕究弊所由悉蠲之更以良法刑不施而奸弊頓革先是有被誣殺人者獄具已久南耕至廉得其寃出之後竟獲殺人者寘于法嘗督事至鄞適大旱郡守率其屬禱久不應南耕曰獨非我責乎即齋沐為文親禱焉雨即日降霑足是歲竟賴以熟至台州公館故有妖常莫夜擲瓦石驚動人人無敢止宿者南耕入居之妖不作自是頓絕其誠於中而徵於外多類此所至必下車趨學宮勸勵諸生親為講

解經義然後去其守身廉慎為政敏於吏治而必務忠
厚存大體惜歷官未久見諸設施者僅止此其功效不
大著年三十八以親老乞歸養後廿年卒於家其仲子
鳴鶴今為中書舍人贊曰

仲尼贊易稱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言
大德之君在上天下之賢者爭起而從之也我國家
肇興太祖皇帝以上聖之資躬受天命一清四海建
太平萬世之業當時文武之臣自公卿至於内外大

小百執事率皆英偉傑特修正顯昂之才布列在位
式稱任使盛矣哉南耕固其一也南耕方嚮用耒耜
朝廷遂其孝養之志退而油油然與山人處士涵泳
德澤於泰和之世以終其身斯固上之所賜亦士君
子之所存有以遞承之乎然於風化亦可以有少助
也

敦篤老人傳

國家自洪武中制詔天下凡百里之邑推擇鄉社耆老

敦篤有行誼者俾化道里中而平其爭訟蓋以助益令
丞綏靜黎庶也而奉承有恭有慢推擇有當有否於是
間巷猷猷之間蒙其直者常寡而承其厲者多焉四方
之通患也若吾太和雲亭鄉沙村里劉郁武氏之膺推
擇也邑自大夫以下皆稱曰此敦篤老人凡百里之智
愚老壯皆稱曰此敦篤老人行副其稱靡間言焉郁武
抱淳質明達之資發言必公蒞事必平遇騁忿為暴者
必裁之以理恣欲為橫者必折之以義其辭氣從容和

平蓋聞者靡不內愧而信服焉或有誣誹之者未嘗自
辨而事卒白蓋其孚於人者有素也居無幾即引退曰
吾奚有不足而柰何日儕庸衆人俯首斂氣受事縣庭
下如服轅之駒哉終其去里中無訟爭事及縣門者郁
武涉書史志澹泊旦莫短衣長笠行壠畝視稼穡逍遙
怡然耕獲足歲計贏儲而千駟萬鍾不一毫入其靈臺
丹府間古大司徒教民六行郁武有焉其妻子亦皆和
平淳厚有自足之意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詩曰考

樂在澗碩人之寬郁武之謂歟嗟乎世俗之溺其志於
利者勞躬苦思弊弊無寸晷之暇蹈不測之險而弗顧
卒之小而窘辱大而至於傾滅比比是也於視郁武何
其相去遼遠哉郁武其有廉貪之風也歟吾於郁武有
彌路之好故著敦篤老人傳云

釣瀨子傳

釣瀨子姓嚴氏志恬曠不嬰於世務嘗乘小舟往來沿
鷗江下金魚浦至於白鷺之洲又泝洄涉浩溪緣夫容

峰下歷十八灘以達於賴望見城觀臺榭若蜂房若鱗
次而連車駢騎紛驅騁乎其間輒回艫道中流流行坎
止任其所適舟中不具罾罟惟一竿日不去手魴鰕鯉
鯉以及蝦蟇之微亦時有所獲即連日弗獲其意充充
乎無所不足或有知釣瀨子者勸之仕則應之曰凡仕
者其所負蓄皆足以濟世澤民吾何所負蓄乎或曰若
其有慕漢嚴光先生所以為瀨者乎先生視一世之富
貴有不逮其瀨之清是以去之終其身不顧若何所見

且視富貴能去之終其身不顧乎又應之曰吾鄙人也
何所見吾之釣爰樂吾之性吾何慕彼哉又輒自號釣
瀨子人亦從而稱之為釣瀨子云釣瀨子蚤喪其父事
母能盡孝養得一鮮必以供膳羞不自甘也釣瀨子雖
不涉書史遇經生學士必恭下之不與為抗禮故經生
學士見釣瀨子無不愛好俯就之者釣瀨子字宗旦去
古白下縣之南澄江之陰五里所是其居處吾得之陳
公延云

贊曰世稱漢嚴先生釣隱有廉貪起懦之功釣瀨子其餘裔其有聞乎先世之遺風與否蓋不得而知也釣瀨子曰吾以樂吾性而又依此以共養斯其樂豈專在於隱歟以釣瀨子之資使涉書史以遡為經生學士釣瀨子之樂惡可量哉惡可量哉

蔗境翁傳

蔗境翁者吉之泰和人姓尹名務厚字子厚為人博學淳質未冠屬元季兵亂辛苦百出及皇明大定天下則

既壯矣生產悉廢一時所交游往來皆出仕有祿位翁獨棲遲田里以教授為業或勸之仕翁曰吾豈不樂進顧吾進宜有漸也洪武戊辰膺邑大夫之辟為鄉校師或曰以公之學行今乃獨就此乎翁曰顧宜有漸也曰此非顧愷之啖蔗意乎翁曰然人從稱之為蔗境翁翁曰善因亦以自號翁居家有孝弟之行同產兄二人務本早卒養其子教之為之娶妻既生子又教之業進士卒成其名務尚無子以已子為之子翁故事之雖老彌

篤遇親戚故人子弟或淪汙習者皆教之讀書以植身
其力不能自存者皆周之或又為之娶妻盡力無難色
蓋出其性如此有子有孫授之以經然負氣剛直不肯
曲意下人遇人行有不當道切責之無少假能改即獎拂
稱譽之如不及故鄉校十年其學者多出取高科登顯
仕翁裁以勞績陞教諭上海縣學在上海九年其成就
學者如在泰和時永樂元年當校文江浙今年被召入
修書禁苑居數月以老疾辭詔予道里費復還教諭蓋

優禮云

論曰世之人挾一才一藝皆沾沾然覬慕利達欲一
蹙而造乎盛極不惟不至而其不終也亦多矣蔗境
翁其備於其身者如此而望於外者如彼則其以七
十之年享有諸福也宜哉

饒節婦傳

節婦饒氏名懿貞饒故臨川名家世有仕宦節婦年十
九歸同郡吳文正公曾孫彥紀生男二人長燿二歲次

焮裁八閏月而彥紀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四即誓守節
不更嫁以供養老姑長育孤子養其姑旦暮寒暑飲食
衣服節適之宜必盡其誠姑病晝夜侍側不去湯藥必
嘗而後進姑沒喪祭之禮一遵家範無違二子既長皆
教之學曰毋隳先公之世也後燿舉明經為衢之常山
丞焮以材舉為徐州判官節婦今年七十矣

贊曰為子之孝臣之忠婦之節皆人道之當然自先
王之教不明於後世為士者或不能之若女婦有能

之如饒者豈不卓然可重世教哉二百年間文正公
以道學重當代非君子之教於家者至于今未泯歟
吾又聞節婦涉知書尤熟列女傳此其所由明於大
義者乎則學之功於人不可少哉

王孺人傳

王孺人諱善字懿貞廬陵廖敬先妻敬先舉明經自河
內縣丞三遷為翰林檢討娶孺人生男子四人皆力學
業儒仲子器由德化學官歷蜀慶二府紀善孺人初歸

敬先敬先祖母李繼母周皆在皆嚴不可近孺人恭慎
小心曲盡婦道皆得其歡心稱之曰賢其相繼沒也哭
之皆盡哀至毀不能勝周沒遺幼男女二人篤意撫育
之常加於已所生者敬先被薦舉詣京師且別孺人曰
丈夫事君當致身國事不得復介意私家事私家事我
職也敬先出孺人治家嚴率下勤節儉有度而閨門肅
睦焉教諸子必事詩書曰而棄此即墮而宗矣教諸女
諸婦必曰此吾祖姑吾姑所教我以底我于成者爾不

卒于是即我不能教汝將壞汝矣其後諸子諸婦皆能敬承其教為族姻鄉黨所推重云後敬先十年卒年七

十二

贊曰女德之紀曰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古之人有一焉往往見之傳記播之後來夫王孺人者於孝其姑佐其夫成其子若此而不使有聞於後可乎余嘗與敬先同官又交器及其弟成兄弟孝友之行載於縉紳君子稱述多矣孔子不云乎魯無君子斯焉取

斯余故列孺人之事以傳於世

胡母傳

胡母吉之永新人姓吳氏吳故宦族父師尹元至正戊子進士永豐縣丞有賢名尤深於詩書至今學者宗之稱莘樂先生母少習詩禮兼通孝經四書列女傳女教諸書而筆札女紅皆善父母愛之相攸以嫁吉水胡子祺子祺宋忠簡公銓十世孫洪武初舉明經歷官延平知府治行焯焯于時母歸胡氏謹婦道執儉素內助其

夫於喪亂艱窶之際不及事舅姑於春秋薦祭尤謹夫
有從弟妹孤無依悉長育之後又為之嫁娶待其族之
人盡恩義子祺素闊畧不屑意生產事且其出仕時兵
亂初定母獨留躬勤起其家既有餘矣無幾子祺沒恒
晝哭喪祭皆如禮是時長子直甫弱冠次子廣才數歲
親授廣論語諸書曉以大義又迎其女兄之孀無子者
同處日共講論書史令廣從旁習聞漸漬以涵養其本
源廣已出就外傳莫歸必叩其所業而益加勵之間其

子以先生朋友從外來輒坐屏後聆所論說即其所說當道輒喜親治酒饌供客雖日屢屢不厭也間暇語其子以父之善行曰必勉繼之母忘廣後舉進士及第累官今為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永樂十年特恩封母太宜人後二年年八十三卒

贊曰昔歐陽脩蚤孤母鄭守節自誓苦志教脩學問卒以有立顯名於天下君子蓋多鄭之能母道也推此較彼其賢智卓然胡母非其儔匹者歟然余嘗考

永豐延平之為人胡母之行其有所自哉其有所自哉

時母傳

時母者括蒼時昌之母也姓張氏元朝列大夫江浙行樞密院判官光弼之女為人靜端涉知書多識古賢女婦事既笄歸時伯庸時括蒼鉅家歸而生四男一女伯庸卒年纔三十即擔守節以教子為務遣其長者就博士為弟子長子死聘明師以誨其衆子而躬勵於內曰

人非學不知道不可怠也歲時薦祭必躬治豐潔先祠及墳墓有壞輒脩治之因諭其諸子曰此人道之本不可慢也嘗以徭賦不給諸子請粥其產曰此先人所以遺後者柰何不守而棄之出其奩具俾粥以給焉處家儉約而躬勤以率諸婦家之內外長幼服食必均給家法嚴肅凡其言與行必率禮度嘗曰吾身家之表也仲子昌縣推擇典案牘蚤莫飭其廉勤曰無忝父母也及上北京治案牘於秋官則慨然念其羈旅遠外數寓厚

資給之曰無俾兒或隳其守也昌亦惟遠去母寢食不自寧母聞而嘆曰吾往慰之哉既至母子甚懽則又從容諭曰爲子豈徒以供養爲孝哉必務不辱也秋官主事陳或喜道人善其居與昌隣數爲余言昌溫雅務義又言其母之賢曰固昌之所本也給事中俞得濟昌嫻家其稱時母之德尤備蓋母今年六十有六矣

贊曰張氏吾廬陵儒家光弼嘗游學奎章學士虞文靖公之門慨慷有志節江浙行省楊左丞一見器重

之舉為左司員外郎後至行樞密院判楊左丞死不
復仕洪武中嘗召見太祖皇帝加勞之已而念其老
曰可閒矣賜歸遂自號可閒老人貧居執守介然為
文章長於詩詞軒偉疏蕩古意蒼然每一篇出士爭
傳誦余昔得其所述樂丘志讀之蓋未嘗不感嘆而
想慕其人也其子若孫寂寥無聞矣顧乃有女子能
賢如此昔蔡中郎死無子瑱徒能記憶其父書猶為
後來賢士大夫所稱瑛節行無取焉如時母其有可

稱者矣故為列其事使傳焉

說

緩齋說

四明孫公與為泰和縣令期年剋政蠹植民利拔義舉
仁崇善興教弱者扶之强者鋤之蓋君子歸其德而小
人沐其澤矣乃猶未足深為發已之道戒剛暴急厲以
緩名其燕處之齋以朝夕自警而聞者疑焉以咨於縣
人楊某曰是何取乎緩也緩將弗可乎哉夫今有君之

委任焉有民之繫望焉勞來勸課之後時征賦出納之
慢期簿書勾檢之稽程獄訟聽斷之久弗決有一于是
上何以承君之命下何以副民之望且僂辱逮于其躬
矣緩可乎哉某應之曰非然也令所為緩發乎已之道
也非若之所謂緩也若所謂緩乃僂辱逮於其躬者也
緩而致僂辱逮於其躬惡乎可也夫穆清生人志與氣
具矣知者達乎道故正以持志志以命氣而氣恒聽命
焉斯其行必于中正之歸弗知者惟氣之任不知聽命

乎志不識中正之由斯其行與道倍焉故知者如是而
修之將進為大賢又益進而聖人可致弗知者不是之
修故降為庸衆人又益降而庸衆人弗之與齒令蓋知
之者也弗知者如古王思之徒是也如古西門豹其知
之者也夫既知之而行之必自緩始緩斯審審斯察察
斯識微識微斯足以燭遠緩斯靜靜斯安安斯有容有
容斯足以任重任重故務無不成燭遠故理無不覈以
是承君之命以是而繫民之望焉有弗克哉不然率焉

而發肆焉而動惟氣之任而志不知命之由是理蔽而
務隨由是僂辱逮于躬矣緩惡乎可少哉疑者釋然明
日令聞之曰是得我之心矣請書於齋壁

康榮字孟嘉說

康甥榮既冠余字之曰孟嘉遂告之曰冠則責以成人
之道矣夫道有本也物之生長而嘉榮其孰使之然哉
造化一元之氣流行不息有以致之矣道德積乎中而
著乎外人之嘉榮也何以致其然哉造化之元於人為

仁仁者心之全德而酬酢萬變之主也熟乎仁斯有以致之而求仁本於學焉傳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蓋仁具吾性分之内非有待乎外博其義理約其旨歸明之而不惑循之而不違養之而不息仁所由熟也子因吾言泝而考諸古聖賢之書心體力行而不已焉夫孰之能禦也孟子曰仁則榮子勉之矣

積庵說

泰和郭公緒自少有志於學既舉進士歷事都察院遂

擢僉憲陝西又改浙江焯焯有聲譽而不自足也名其
退食之居曰積庵蓋其志勤於學進於德益篤而未能
也吾友王行儉為之記曾子啟為之銘又欲得余一言
則為之言曰凡物理之至乎極者未有不始於微積而
充之斯造乎極矣觀諸二氣之生陽始於子為復之微
積而不已至於午極矣陰始於午為姤之微積而不已
至於子極矣又觀諸植物之生始於區萌之微積而充
之至乎百圍可以棟明堂柱清廟極矣君子之崇德廣

業亦必積而後至焉古之君子莫聖於孔子孔子猶言其學自十五至七十有積累之漸聖人未必然而學聖人者宜莫不然也聖門諸子純粹莫如顏誠篤莫如曾而四勿之警三省之功皆行之力積之久而卒以傳聖人之道則後之學者欲有所視法其必在顏與曾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取諸外而積之也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此本諸內而積之也古之君子無不然也本之以誠行之以謹

進而及於古之人夫孰之能禦哉公緒明達果毅吾嘗期其遠且大夫仕優而學固有以知其志而自強不息於表裏始終不可有一息之間者公緒勉之

說玉贈王希誠

玉必出於崑山然崑山之蘊未必皆玉也夫王者含天地之精稟陰陽之和具仁義禮智忠信之德是以其鮮有也詩書行義之家士君子之崑山也然求一家之產皆純且良也亦鮮矣蓋純且良稟之尤清者也吾邑故

詩書行義之家於吾家有世好者不下十數姓吾出仕
四十年今年始一歸昔之同輩者淪謝幾盡聞求後輩
之良於衆衆舉三人焉其一吾抑庵之子希誠也謂希誠
介而裕和而栗恭而厚達而果時希誠侍親北京於余
熟蓋余信衆言之不謬也暨還京以為抑庵賀曰此君
家崑玉也至是希誠奉父命將歸西昌鄉人士在京者
求余贈言嗟乎希誠是行得於尊甫者至矣余何言然
余素有重於希誠也禮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蓋言人

之必在於學也自修身行已至事親事君以及乎處人
澤物靡不有道必學而後道明道明而後見之於行無
往弗得故君子立德立功皆由於學學而至焉譬諸玉
不為圭瓚為瑚璉哉勉旃希誠吾之望子也遠矣子歸
而使所親所與者皆將薰德而善良則亦玉之山輝而
木潤也

易艮姓字說

今易艮字為之所蓋艮即止也不若所字義長所者即

大學中仁敬慈孝信是也

名曾姪孫說

新生曾孫請名之曰璐璐良玉也玉傍字稍寬綽後來可以多取也

海春字說

去吾邑南一舍許曰逢原尹氏居其上若干世矣子海春尹氏之秀者清拔尚志吾聞其人亦非一朝夕其塾賓今瑞州府學訓導鍾本之字之近因吾外兄陳仲亨

先生來求為之說吾於是知本之所以期愛海春者矣
夫海之為澤至為有容凡江河淮漢濟瀆與澗溪沼沚
之流不知幾千萬派其湯湯渾渾之趨而歸者無一息
之停咸受而納之不見盈溢者又若龍蛟鯨鼉鼉龜與
沙鱉蝦蟹亦不知其幾千萬類咸生養安於是而皆為
所容人之極其量者恒比德焉夫春首於四時陽氣之
亨天地和同勾者皆拆萌者皆達百谷草木飛潛走獸
之類莫不各正性命以生以育以利以遂而人有仁德

者類之夫人心之量皆具萬理皆備萬物皆包天地之大而涵江海之深矣然其體也有用焉極其體者必充其用夫心之量至大非仁則無以充之仁心德也吾脩吾之仁而至焉則所施無不愛無不愛則無不公無不公則天地萬物皆周徧融洽於吾一心之內如海之涵如春之育矣用豈有不大者乎不然或蔽於其心則一理不足存一物不足具量斯窒矣天理之流動充滿亦從而泯矣何足乎海涵何取乎春育哉此海春字之說

也此非本之期愛於海春者能舉其義乎海春能極夫
心之用如本之所期愛者矣陳先生試以予言告之

蹇氏四子字說

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四子英芳芸荃長者壯少者冠皆
有字矣伯曰榮仲曰實叔曰華季曰成公屬余為之說
其名而字也蓋即造化發育者言余將推其理俾四子
者皆身體之以為德也則告之曰天以一元之氣流行
四時化生萬物元亨利貞四德

元為而色四德

闕元者善之長又曰闕

仁蓋元於人為仁包四

端即天地生物之心也體天地生物之心為心闕

即天地之心萬理皆具萬行皆自闕不待於外求

闕而行之將近而言動之微闕之大皆有以

合乎天理之正矣四子者必勉於仁乎仁主於愛而行

之自父母兄弟始父母家之最闕尊闕之仁以

事之闕是出以事夫闕國家天下之闕兄弟家之至

親而闕也致吾之仁以事之闕夫族闕朋友

之倫焉蓋仁以天地萬物

闕

之之必始於父

母兄弟於父母兄弟或不能

闕

也蓋未

闕

能盡者矣四

子其必勉於孝弟乎

闕

此其

闕

也四子所同也人才質

不齊就

闕

是而進

闕

其非而正之君子之道也夫榮

者茂之以

闕

之於誠慤華者振之以文義成

者

闕

惇其本且致力於斯將為仁人君子

闕

之哉其孰禦之哉作蹇四子字說

東里續集卷四十三